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设计 武辉夏

世界儿童 第八辑

1983年12月25日出版

本刊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戈宝权 方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 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汀 谢文炳 群懿

编辑 四川外语学院《世界儿童》编辑部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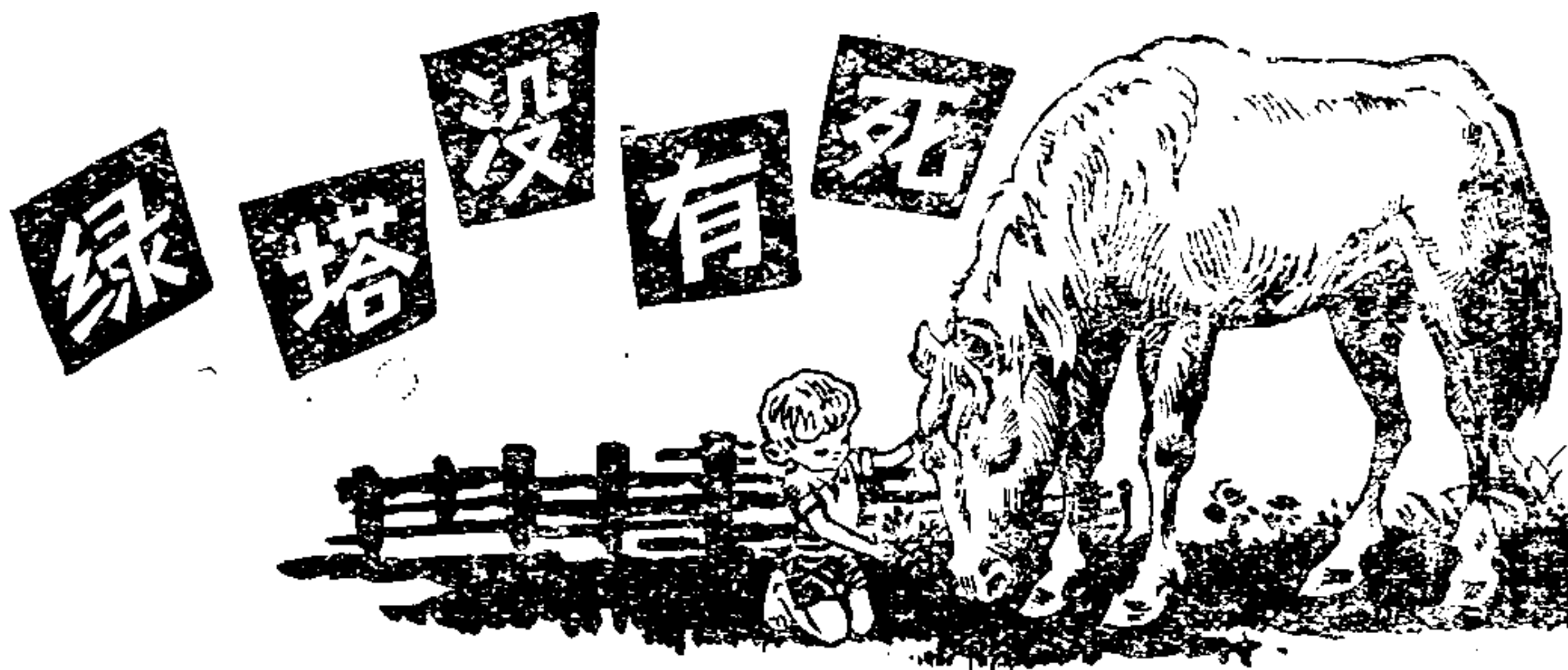
书号：R10247·163

定价：0.42元

第 八 辑

中 篇 小 说	怀表的故事	〔俄〕屠 格 涅 夫 陈海燕 叶子译	47
	绿塔没有死	〔西德〕西·伦茨 雯 珂 译	1
	母羊兹拉特	〔美〕艾·巴·辛格 未 水 译	18
	两个洋娃娃	〔丹麦〕汉·赫·勃拉乃尔 王 志 冲 节 译	25
	我的邻居斯拉弗卡	〔苏〕阿·格列鲍夫 冯景祥 曹世文译	33
	擦皮鞋的孩子	〔泰国〕安 莎 西 普 张 良 民 译	40
	新年的故事	〔苏〕谢·米哈尔科夫 周 爱 琦 译	44
	塔莎阿姨	〔苏〕阿·格 列 鲍 夫 冯景祥 曹世文译	168
	袋鼠狂想曲	〔英〕吉 卜 龄 严大椿译述	107
	虚度时光的童话	〔苏〕叶·施瓦茨 林 光杞译	111
童 话	木笛	〔日〕齐 藤 隆 介 先 世 和 译	121
	米卢廷除恶龙	〔罗〕维·埃夫蒂米乌 王 炽 文 译	124

民间故事	绵羊	刘红雨译	129
	丑姑娘	吴红译	149
	多哥民间故事（二则）	余秀梅译	155
寓言	哲多拉和老虎	张开译述	157
	猴子救老虎	孔祥义译	159
你知道吗		肖莉译	45
环球拾萃	（三则）	拓夫译	162
为什么		〔苏〕弗·伊诺霍采夫	164
斗牛为什么只能用红布？		邓蜀来译	
名言·格言		木木辑译	161
儿童环球旅行		〔美〕斯科埃尔纳	166
泰国的浮动市场		王映桥译	
外国中学生习作选		〔苏〕尼娜·科热茨卡娅	167
老白桦树		凡丁译	
动脑筋	牙签游戏	小丽译	170
折纸艺术	喷气式飞机折叠法	李泓 黄莺译	171
幽默与笑话		黄莉译	173
美术	美国佛罗里达州两岁的小男孩		封面
	丹尼尔正在用滑水橇滑行		
	我的第一棵小树	〔苏〕因纳·霍多诺娃画	封二
	古时的一个伊鲁依特		封三
	小男孩（隐藏的画）	肖美译	
	美国儿童自行车越野赛		封底



〔西德〕西·伦茨

雯珂译

这是一个小男孩与一匹老马的故事。它发生在玛叔恩寂寥的树林、湖边和沼泽地上。玛叔恩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儿偏僻幽静，叫人有些捉摸不透，钻进去准会迷路。罗美坑是这样一座容易使人迷惑的小村庄：村子里住的都是农民和伐木工人。他们中间的一多半生下来就只见过罗美坑村子上面的天空，只喝过罗美坑的水，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如果谁要有事出去一趟，收拾行装的那副隆重样子，简直象是要去另外一个星球旅行，也许他们有的人真的相信罗美坑田野的边缘也就是世界的尽头哩！别看卢蒂刚满九岁，他可不再相信这个，因为他爷爷就在离罗美坑很远很远的约翰尼斯堡开了一个锯木厂。夏天，卢蒂总爱光着脚，穿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衬衣和一条曼彻斯特式短裤。太阳把他的脸晒得黝黑，头发也晒得褪掉了颜色。他常在林子里或是在湖边上串来串去，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草地上度过的，因为在那儿，他经常都在绿塔身边。绿塔是一匹马，是卢蒂父亲的一

匹银灰色的弩马。它已经很老，不用再干活儿了。绿塔快满二十二岁时，就象人们所说的，领到了一份“养老供奉”。它尽管上了年纪，仍然很漂亮。那双乌黑、宁静而又略带忧伤的眼睛也许是它身上最美丽的地方。卢蒂大部分时间都和绿塔在一起。他抱来大堆的车前草、蒲公英和野大黄，摊在手上喂马，对马说话，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讲给它听。他以为这一切永远不会改变，永远都是这样美好，直到自己老了，也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呢。

有一天，卢蒂碰巧在院子里，一个男人驾着一辆篷车进来了。这人已经上了年纪，瘦削的脸，短短的灰白头发，穿着一件破烂的皮背心。他问卢蒂：“喂，你爸爸在家？”卢蒂回答说“在家”。那人点了点头，走进屋子。他找爸爸干什么呢？卢蒂好奇地轻轻溜到窗户底下，可是两个大人谈论的事情他却听不清。最后，他往窗子跟前凑了凑，才听见他们谈的是



绿塔。穿皮背心的男人说：“明天一大早，五点钟左右我就来牵它走。”卢蒂的父亲说：“行呵，我还来得及准备。别忘了过几天把左前腿给我拎来。”两个大人出来了。卢蒂跳到葵花后面躲了起来。等篷车出了院子，他才穿过苹果园来到街上。那个穿皮背心的男人盘起腿靠在车篷上，卢蒂恍恍惚惚地跟在车后面慢慢走着。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卖掉绿塔——这是他唯一的一匹银灰色的马呀！他想到父亲要讨回马的左前腿，一股强烈的恐惧攫住了他。“他们要杀死绿塔！”他绝望地想到：“这匹老马要死了。”

篷车摇摇晃晃地爬上了原野上的沙土路，车子在一棵歪歪扭扭的樱桃树旁边拐了个弯，然后一直朝着松树林子驶去。车进了树林又辘辘的走了一段路，在一座院子前停下来。这院子旁边还有两间存放柏油的小仓库，一道用干枯的松枝围成的篱笆护住了整个院子。谁要是去碰碰篱笆，萎缩的松针便象毛毛雨般落下来，洒得满地都是。卢蒂从一个缺口往里面爬，几根松针顺着他的领口滑进了脖子，还有几根粘在他的头发上。他钻过篱笆，停下来前后拉扯衣服，好让松针顺着裤腿管滑下去。穿皮背心的男人从一间库房后面冒了出来。卢蒂没来得及跑开，那男人冲过来，用大拇指和食指掐住他瘦弱的后颈脖子，喝道：“嘿，在这里搞什么鬼！刚才你还在山下的院子里，没错吧？你为什么跟踪我？”卢蒂嚷着：“疼死了，你撒手！我不过是想来这儿玩。”——“玩，”男人嘲弄地说：“你去哄别人行，哄不了我。你不象是来这儿玩的。快说，来干什么？”

卢蒂叫道：“放开我，你掐死人了！”男人松开手，说：“那么我来告诉你吧：你是因为马来来的，对不对？你躲在窗

户底下偷听我和你父亲谈话，然后你偷偷地跟上我到这里来，想弄明白要把你的绿塔怎么样，对吧？你父亲告诉我，说你很喜欢这匹马。”

“你要杀掉它吗？”男孩问。

男人一下子对卢蒂非常和善起来，他把一只手搭在卢蒂的肩膀上，两人就象朋友一样一块走进院子。男人很快用手理了理孩子的头发，说：

“孩子，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用不着编故事骗你。这匹马一定得死，它终归要死，我杀了它，还能派点用场，就是这样。它准定能升入马的天堂，这一层你只管相信好了。”

两人在院子前面的木台阶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后来卢蒂问：“那么你给我父亲拎回左前腿来干什么呢？”男人说：“好让你父亲看到，这匹马是真的死了。不然，我也许会把它卖掉，那它到了晚年也还得再去干活，这是不应该的。它干得已经够长了，是不是？如果我拎回一只左前腿给你父亲，他就放心了。我总是这样做的。”

“你杀过许多马吧？”卢蒂把身子挪开一些，惊骇地问道。

“这还用问么，孩子，我靠此为生呢。我抢在阎王前面一点下手，只不过早那么几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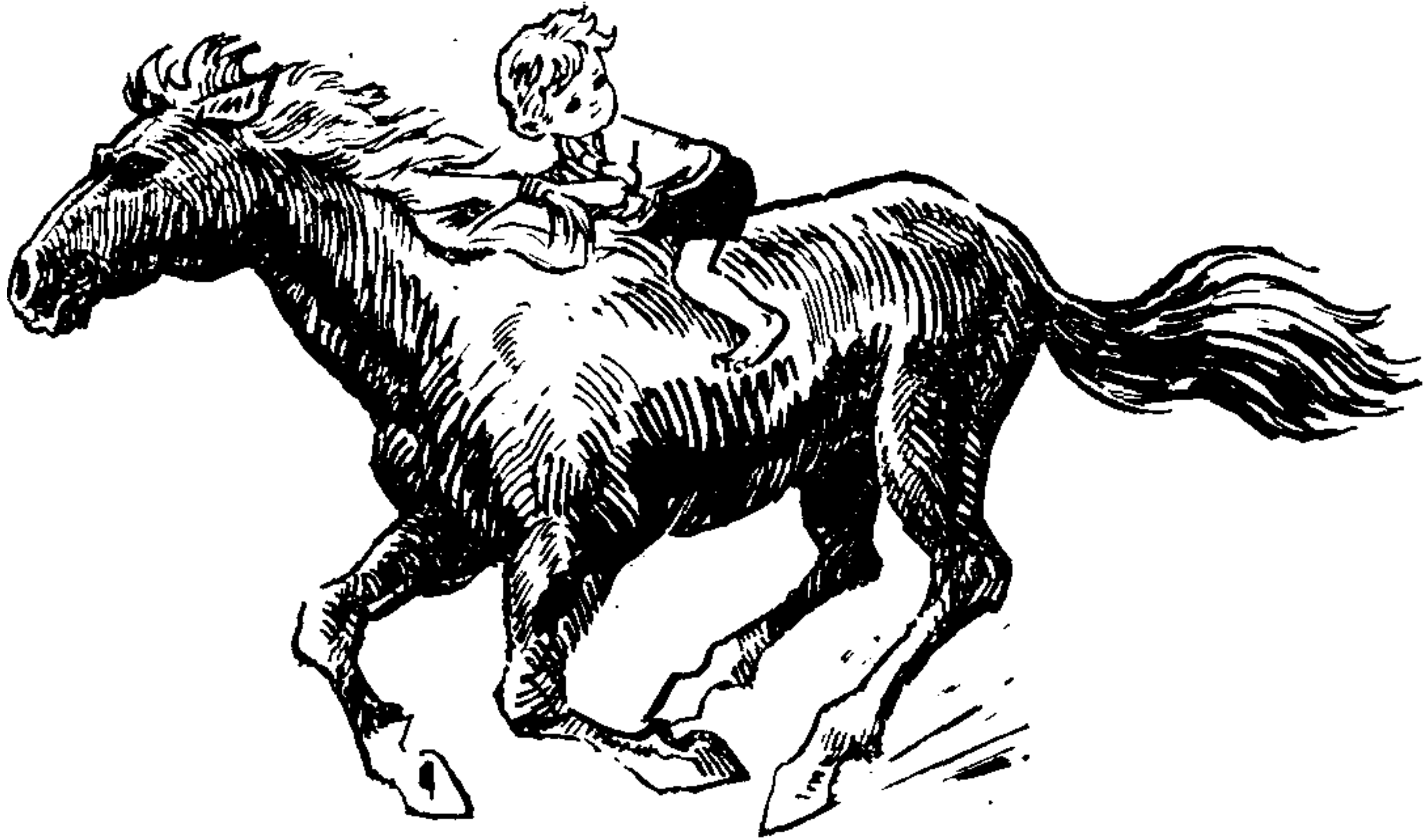
卢蒂猛地跳起来向院子外面跑去，他跑得很快，没听见男人在后面喊他。他跑到枯枝架成的篱笆前，气喘吁吁，顾不得松树枝子扎人，连串带跳地钻了过去，焦急地穿过树林，顺着沙土路往草地上奔去。他跑到草地边站住脚，那匹马望见了它，一溜小跑向他靠拢过来。卢蒂抱住上下摆动的长长的马头，把它拉到胸前，一个劲儿亲它。

这天傍晚，他比平时早些把弩马牵进了马厩，然后去问

他父亲，第二天上午是不是可以带绿塔去湖边，他想给它洗澡。可是父亲回答：“明天不行，过几天再说。”卢蒂从这回答中知道，他们要杀死这匹马的计划不会再改变了。

卢蒂爬到阁楼上他的小屋子里，从一根屋梁后取出一只装烤烟的箱子。他把箱子搬到床上揭开，翻出里面五花八门的玩意儿：羽毛管、铁线圈、橡皮带……箱子底层搁着一只圆圆的小白铁盒，是他从水里捞出来的。他拿起盒子，放在里面的几十芬尼硬币叮■作响。傍晚时分非常寂静，他担心在院子里也听得见这响声，连忙把盒子塞进衣兜里。卢蒂把剩下的玩意儿装回箱子，把箱子藏到屋梁后面的老地方，没脱衣裤就上床躺下了。

卢蒂没法入睡，他总是想到马，想到这是马还能活着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不时抬起头，透过阁楼的窗户朝马厩黑魑魑的轮廓望去。他真想走过去，到马身边度过这最后一个夜晚，可是他还没有听见父亲回到卧室的脚步声，只好醒着躺在阁楼上，思念他的马。直到拂晓时分卢蒂还醒着。这时，父亲早已睡觉去了。天空渐渐发白，他爬起来蹑手蹑脚地朝马厩摸去。他走进马厩，那匹马缓缓地摆过头来，漠然地望着他。卢蒂随手把门轻轻关上，倚在墙边观察着绿塔的一举一动。他凝视着马，一阵强烈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便决定带着马逃到约翰尼斯堡他爷爷那儿去。决心已下，说干就干。卢蒂割下水桶上吊着的一节绳子，从篮子里找出几块麻布，然后动手用麻布把绿塔的蹄子裹起来。这活儿费了他好一阵子工夫，他裹好马蹄，牵着马走到院子里时，吓了一跳，这一会儿天色已经完全放亮了。他牵着绿塔绕过葵花地上了街，下了一道坡，来到一片栅栏前，攀上栅栏的铁丝，



翻上了马背。刚刚坐稳，绿塔似乎等得不耐烦了，蹶开蹄子就跑。卢蒂没顾上加马鞍和缰绳，他只能抓牢马鬃，幸好绿塔已经太老，不喜欢乱蹦乱跳，因此，卢蒂还能对付。

他们晃晃悠悠地过了栅栏，走到一片狭长的山药地边。卢蒂在一株野生的苹果树下勒住马，站在马背上，摘了满满两衣兜苹果：一兜自己吃，一兜给绿塔。绿塔自个儿也用它的大嘴从一些矮的枝条上“采摘”苹果。卢蒂刚摘满衣兜，听见身后响起辘辘的车声。他转身一看，认出是那个穿皮背心的男人。男人大约也猜出了几分，他打量着卢蒂，满脸不高兴地靠拢过来。卢蒂估计他是要牵绿塔，心里暗想：“哼，想牵走马，没那么容易。”他坐回马背，大声吆喝：“快跑，绿塔！”可是绿塔显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急于离开这棵美丽的苹果树，它无意走开，便假装没有听懂卢蒂的话，悠闲地把嘴唇再一次伸向果树枝。卢蒂用脚踢它的肚子，发出几声沉闷、空浊的声响，它才知道非走不可，勉强迈开了步子。绿塔一

点也不懂眼前的危险，得快点跑啊！

绿塔从容不迫地抖着蹄子，那个男人双膝微屈地站在篷车上，越追越近，扬起鞭子威吓卢蒂。篷车跑动时有些颠簸，那男人随着车子一上一下地跃动。卢蒂拼命地催赶着绿塔，一边又不断回头张望，心里算计着再过多久就会给鞭子抽下马来。因为他很清楚，这下是非挨鞭子不可了。

这时他看见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水沟。春天的时候，总有鲤鱼从湖里游到水沟里产子。卢蒂马上意识到，这水沟是甩脱板车唯一的办法。他拉紧马鬃，拽着马转了个方向，使出全身力气催它快跑。可是年老的绿塔对快跑不感兴趣，仍然迈着小碎步慢腾腾地走。卢蒂从来没有打过这匹马，可是眼下要有一根棍子或是一节鞭子，他一定会揍它几鞭。他又气又怕，却无计可施，只能用巴掌拍拍马脖子，用脚踢踢马肚子。周围长满芦苇的水沟已经涉过了一半，绿塔忽然感到口渴，居然停了下来，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喝水，使卢蒂险些一斗栽下马来。他拼命地踢马，越踢越凶狠。

他们终于逃脱了危险——也许那男人不敢驱车过水沟，所以放弃了追赶。卢蒂发现以后，便不再踢绿塔。他向前平伏身子，双手搂住热烘烘、硬邦邦的马脖子，手指碰巧摸在马后脖颈的一根筋上，感觉到它的脉搏在微弱地跳动。

“现在好了，”他说，“现在你不用再害怕，现在你不会死了。”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旅行。卢蒂并不知道约翰尼斯堡在什么地方，他只是听说爷爷住在那里，听说那里很远很远，而且比罗美坑要大得多。不过他确信：每一条道路，包括罗美坑周围原野上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向约翰尼斯堡，通向爷爷的

家，不然要那些路来干什么呢？他甚至相信，世界上所有的路，都是要让他很容易地去找爷爷呢！卢蒂信任每一条路，他相信只要走下去，终有一天他和绿塔会一起站在锯木厂的门前。爷爷么，一定是满身锯末，客客气气地从工棚里迎出来，朝着他们快活地■眼睛，然后把他俩藏起来。卢蒂还能怎样想呢？

当那个男人的诅咒声消失之后，卢蒂便开始探路。他找到一条树根盘绕的窄窄的小径，把绿塔拉过去，顺着小径往前走。绿塔自然又迈起了方步，俨然是一名来乡下度假的上尉军官，沿路观赏风景，走走停停。当附近传来啄木鸟的声音，它还要竖起耳朵聆听一阵子；听不出什么名堂，就停下来对着草榛东嗅西嗅。卢蒂一夜没睡，早就疲倦了，这时候不禁打起了瞌睡。他把手指纹在马鬃上，昏昏沉沉地任随绿塔驮他到哪里去。

绿塔把他驮到了护林官的屋前。老护林官叼着一根长烟斗，看到他俩这模样走来，眨巴着眼睛，非常惊讶，连忙招呼阳台上的太太。然后老夫妻俩一起站在桦木栅栏前不住地笑。为了保险起见，卢蒂随口问了一下，这是不是去约翰尼斯堡的路。护林官朝他的太太■了眼睛说：“随你走哪个方向都可以，这里条条道路都通约翰尼斯堡。”他邀请卢蒂在他家吃饭：有牛奶、火腿、黑面包。卢蒂放开肚子狼吞虎咽起来。待了片刻，护林官对他说：“我去让太太给你包上几块薰肉。”说完转身进了厨房。卢蒂觉察到这位先生在打别的主意，便悄悄尾随他到厨房门口，偷听他们说些什么。他听见护林官的声音说：“得留住他们俩，无论如何不能放他们走掉，谁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你看见没有，马蹄上缠着麻布片哩！”

这时，卢蒂恍然想起，绿塔蹄子上的麻布还没有取掉呐！他飞快地跑回阳台，把面包和火腿胡乱往衬衣里塞，因为衣兜里已经装满了苹果。匆忙中卢蒂顺手捡来一节木棍对付绿塔。绿塔刚尝到草莓叶子鲜美可口的味道，难舍难离。卢蒂揍了它几棍，它才勉强抬起腿，做出一副要奔跑的姿态上了路。卢蒂跟在它后面，把棍子在空中舞得呜呜响，护林官的房子一转眼便看不见了。他找着一个树桩子坐下，把绿塔蹄子上的麻布解下来藏到一丛灌木中去，然后回到绿塔身边，默默地抚摸着它的头。绿塔这回却不肯安然享受爱抚，它低下大脑袋，在卢蒂的裤子边上嗅着，试图把嘴伸进卢蒂的衣兜里去。

卢蒂警告它：“当心！你要把我的衣兜撕烂了！”他掏出两只苹果塞进绿塔嘴里，从树桩上翻上马背，将手中的棍子向天空抛去。棍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进了树林深处。“上路罗，”他大声喊道：“到约翰尼斯堡罗！”

他们不紧不慢地走着，碰到岔路口也不在乎。随便拣一条路走好了，这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下午绿塔的蹄铁突然丢了，丢得莫名其妙。没有马蹄铁便没法继续赶路啦，卢蒂心里盘算去什么地方给绿塔钉只新掌。正巧，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个村庄。村子很小，叫克洛皮茨坑，有一间铁匠铺。卢蒂起初以为到了约翰尼斯堡，可是街上那些向他挥手招呼的人，还有那些用惊奇的目光盯着他的人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这里是克洛皮茨坑。卢蒂打听清楚后有些失望，只好请人引他去铁匠铺。一看到铁匠铺前面空阔的菜园，绿塔就东张西望地不走了。卢蒂独个儿跨进铁匠铺。铺子里光线很暗，马车的大圈、内胎、轴承等堆了一地，靠墙倚着一只耙和一

张锈迹斑斑的犁头。里面燃着一炉火，闪着微弱的光。卢蒂走到炉边，在旁边的架子上找到一大堆钉马掌的铁钉子。铺子里没有别人，他很快抓了两把铁钉塞进衣兜，急忙回到街上，假装从来没有进过铺子。过了一会儿铁匠来了，他个子很高，眼睛有些近视，穿一件破旧的皮围裙。铁匠刚把贪嘴的绿塔轰出菜园，现在听说是卢蒂的马，便吵着要卢蒂赔偿损失，还说根本不值得为这匹驽马钉新掌。卢蒂掏出白铁盒轻轻摇了摇，里面的硬币发出悦耳的声音，铁匠立刻变了主意，还装模作样地摸一摸马身子。绿塔这回又想偏了，它以为这是在鼓励它再回菜园，幸好卢蒂拖住了它。铁匠一边钉马掌，一边试探着询问男孩，他想知道男孩子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卢蒂不想明白地告诉他，只是说马跑丢了，现在他得把马带回家。铁匠觉得这事儿很稀罕，不过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找回过一匹走失的马，对卢蒂的回答也就不以为怪了。

钉好马掌，该付钱了，卢蒂才发现盒子里只有六十五芬尼。那铁匠准是全克洛皮茨坑最有名的吝啬鬼，一听钱少，立刻大发雷霆：“这匹老马费了我八根钉子，难道白丢了不成！谁给我赔！六十芬尼，连马蹄铁都买不到，那些铁钉多值钱呀！”

卢蒂担心铁匠这样吵下去会把半个村子的人都招来，便伸手从衬衣里面掏出一块火腿递到铁匠鼻子底下问：“这也算上总够了吧？”铁匠是个大馋猫，最爱吃火腿肉，一下子就眼睛发亮了。他一把从卢蒂手中抢下火腿藏到背后，放在白铁盒子边上，嘴里还是大叫大嚷地讨钉子钱。

卢蒂无法可想，只好把口袋里的钉子全掏出来，一共有

十四根。他把钉子一个一个地数给铁匠。铁匠呆住了，接着他拥抱了卢蒂，拍拍他的肩，还抱着他的腰把他举起来。突然，铁匠脑子里生出一丝怀疑，他冲进铺子里，去火炉边的架子上一看，原来如此！他抄起卢蒂刚才拿来的棍子，照准绿塔砸去。受惊的弩马蹿开蹄子，象模象样地飞奔而走。铁匠气急败坏地从铺子里追出来，只望见天穹下暮色里马背上的卢蒂渐渐远去的影子。

夜幕开始降临，卢蒂焦急地往约翰尼斯堡的方向眺望。可是他什么也看不到，只瞅着远处一片树林模糊的轮廓和路边草地里的一个草垛子。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约翰尼斯堡这样遥远。卢蒂不再多想，忙把马牵到草垛边上，对它说：“绿塔，路很远，你别难过，明天我们准能走到。现在咱们先睡觉。”

卢蒂爬上新鲜的草垛，在上面理出一个浅浅的窝儿，又亲了亲马，然后钻进窝里躺下睡觉。他闭上眼睛，绿塔斯斯文文地在他身边慢条斯理地拽草吃，牙齿发出单调的磨擦声，伴着卢蒂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晨雾还笼罩着草地，绿塔便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卢蒂醒来，发现他躺的草窝变大了，不用说是绿塔的功劳。半夜的功夫它都在忙着享受那个草垛，这可不合草垛主人的心愿。卢蒂望望远处，看看是不是有人挥着镰刀从哪个方向朝他冲过来。弄清楚没人来找麻烦，他便去到水沟边洗了脸，吞下一块黑面包和一只苹果才上路。他们走得比前一天慢了些——绿塔因为吃饱了肚子，头天又走累了，懒懒地不大肯动，卢蒂满以为很快就会到达约翰尼斯堡，所以也就不去催赶它。

他骑着马穿过树林，从长满大麦和小麦的地边走过，将

近中午时走上一座木桥。快下桥时，他看见路边上有一个矮胖矮胖的乡警，推着一辆崭新、闪亮的自行车，汗流浹背。卢蒂很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您早，先生，请问到约翰尼斯堡还远吗？”绿塔也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好象它也在行礼、问路似的。

乡警说：“将军阁下，您的阿拉伯马抬腿就到了。放心顺着这条路走。将军阁下，您马上就要看到约翰尼斯堡城墙的尖顶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卢蒂问。

乡警回答：“我说你时间充裕得很哩，将军阁下！你应该下来陪我去驿站，走，快下来！”

卢蒂翻身下马，与乡警走在一起，心里想：现在一切都完了，他和绿塔都得回家去，绿塔非死不可了。乡警瞅着卢蒂说：“你是带了马从家里逃出来的。”卢蒂不想撒谎，他告诉乡警，他为什么要从家里逃出来。如果他不带绿塔出来，他们就会杀死它。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描述绿塔的功劳。乡警走近绿塔，亲热地拍了拍它的脖子，绿塔一个劲儿地点头。卢蒂讲完绿塔，又谈起了罗美坑，还说他们是到爷爷家去。乡警耐心地听完他的话，说：“我要去看看兔子们的早餐，可能会耽搁好一会儿。”随后便跨上自行车消失在树丛后面了。卢蒂当然不高兴等候乡警回来，他爬上马背，用鞋跟碰了碰马肚子。这次绿塔懂得了小主人的用意，晃晃身子跑了起来，虽然不算快，倒也使出了最大的力气。卢蒂以为自己捉弄了乡警，得意地笑了。谁知道刚走没多远，乡警就骑着自行车钻出树丛，用十分满意的表情目送着远去的卢蒂和马，然后又继续汗涔涔、乐滋滋地赶路去了。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卢蒂跳下马背，跟在绿塔身边走。刚才的一段路把绿塔累坏了，它几乎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举止也特别古怪。卢蒂一边走，一边伸手去抚摸它的脖子和被汗水浸得发亮的腰窝。他很替绿塔担心，这匹驽马现在沮丧地耷拉下脑袋，跟在他身边挪动着沉重的步子。卢蒂安慰它，跟它亲热地唠唠叨叨，它好象全没有听见。这种不寻常的冷漠说明它生了病。

他们趟过一段泥泞松软的路，来到一条河边，想沿着河岸到上游找一座桥，却只找到一只木筏子。也许是哪个农民为了运草方便专门扎成的。木筏的两端用铁丝固定在河的两岸，过河的人得竭尽全力，才能把木筏拉过岸去。卢蒂正要赶绿塔上筏子。突然从岸边的草棵子里窜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胡子拉碴，光着脚板，一副亲切和气的模样。他们热情地招呼卢蒂，问他要去什么地方，路上有没有碰见一个乡警——他们的好朋友，他们正急着找他呢。卢蒂说：“我看见过一个，可是离这儿很远。他有一辆漂亮的新自行车，我不知道他往哪儿去了。你们要找他，就该顺着我来的路去找。”——他们不愿意去找，反而要送卢蒂和他的马过河。卢蒂喜出望外，因为他一个人根本拉不动木筏。两个男人先把绿塔牵上了筏子。过量的重载，使水漫了上来，于是他们请卢蒂“稍等片刻”，对他说：“我们一到对岸马上就回来接你。”卢蒂听了，便坐在草地上，看那两人拉木筏过河。可是筏子靠了岸，他们却不来接卢蒂；他们亮出手中的木棍，恶狠狠地抽打绿塔，慌慌张张地把它赶进灌木丛，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

开始，卢蒂吓了一跳，愣住了，无计可施；接着他飞快跑下堤岸，毫不犹豫地穿着衣服裤子跳进水里，朝对岸游

去。他游泳是把好手，但仍然被激流冲下去老远，过了好一阵才爬上对岸。这时候无论如何也追不上那两个家伙了。卢蒂扑倒在草地上大哭起来。要不是忽然听见远处有嗒嗒的马蹄声，真不知道他还会哭多久呢！他抬头朝灌木丛望去，真的，是绿塔踉踉跄跄地跑来了。它恹恹惶惶的，好象是它把卢蒂给弄丢了，现在回来寻找他似的。接着卢蒂又看到了另一出戏：矮胖的乡警推着自行车，两个偷马贼走在前面。新镀铬的自行车在阳光下闪烁发光，似乎是乡警眨着眼睛在问候卢蒂。

绿塔跑到他身边停下，男孩跳起来抱住它的脖子，面颊紧贴着湿漉漉的、冒着热气的毛皮，高兴得眼泪直流。过了一会儿，他顺着河床的斜坡，在下边采摘柔嫩的菖蒲和别的能找到的东西，带回来喂绿塔。可是绿塔什么也不肯吃，连嗅也不嗅一下。它四肢微颤着立在卢蒂面前，乌黑、宁静的眼睛越过他的头部凝视着远方。卢蒂说：“你生病了，你会好起来的，用不了多久，到约翰尼斯堡你的病就会好。你知道我也生过病，这不又没事了！要紧的是你不会死啦，我们走吧。咱们慢慢儿走，你也不用再驮我，我带上菖蒲，给你路上吃。瞧，我把它插在衣兜里，你要是觉得饿，就自己扯来吃，衣服撕破也没关系。好了，现在动身吧。”

打这以后，他一直跟在马后面走。他们顺着这条路越过了草地和沼泽，穿过树林与荒丘。他们越走越慢，没走多远，卢蒂发觉当天又不能到达约翰尼斯堡了。夜色降临之前，他把绿塔牵进杜松丛中，然后独自爬上高坡，向四面眺望，想看看什么地方竖着一块路牌。他果然发现了一块，上面标着，约翰尼斯堡——四公里。卢蒂找到路牌，又惊又喜。他回到